



榕树下

www.rongshu.com

生活·感受·随想

网络原创作品丛书

第4辑

 上海文化出版社



穿上飚车装，准备露一手

韩寒近影



怀抱小狗，心里喜滋滋的



在西安大雁塔下留影



与读者见面，场面好热闹

中国第二届网络小姐

钟 慧



性格特点：乐观 自信 真诚

身高：162CM

血型：AB

喜欢的活动：旅游 阅读 听音乐

最喜欢读的书：《简·爱》

喜欢看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喜欢的音乐：节奏布鲁斯

喜欢的食物：鱼和水果

喜欢去的地方：美丽神秘的地方都喜欢

希望第一次约会的场景：轻松自然

梦中情人：无

最喜欢的生活方式：自由简单

最爱：有智慧有灵气的文字和人

最讨厌：虚伪

最大的优点：乐观随和

最大的缺点：缺少魄力

最喜欢的歌曲：《RIGHT HERE WAITING》

喜欢的颜色：蓝色

最喜欢的明星：很难说

心中的理想职业：记者

最难忘的事：得到陌生或熟悉的网友们的支持和关怀

最崇拜的人：已经不崇拜别人了，喜欢和敬佩的是周恩来

最满意自己身体的某部分：眼睛？好像也不太满意

rong shu xia 第 4 辑

目 录

榕树下(4)网络原创作品丛书

榕树下(4)网络原创作品丛书

主 编: 郝铭鉴 朱威廉

副 主 编: 唐宗良 陆 婕

编 审: 王存礼

网络编辑: 陆 婕 蔡 玮

责任编辑: 唐宗良

封面设计: 靳 华

版面设计: 徐晶诚

正文绘图: 龚 蕾

榕树下全球作品原创网站编

网 站: www.rongshu.com

地 址: 上海北京西路1399号12楼

邮 编: 200040

电 话: 62478125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 址: www.slcsm.com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邮 编: 200020

邮购电话: 021-64372608-251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4

字 数: 80,000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000册

ISBN7-80646-330-5/I·348

定 价: 8.00元

网络青春

4/ 钟 慧

多味小说

我想带你去看桃花

10/mominr

逃跑

17/ 花非花

三月过后无花香

25/pj 月满西楼

火玫瑰

29/ 苏樱 @ 爱玲

老蛋之死

35/ 流言梦魔

我是一百年以前的女人

40/ 年志勇

非常人物

死路

45/ 魏 芩

消失的杭

50/ 海飞丝

阿眉嫂子

54/ 念 国

小妖的红色打火机

58/ 菲凡·胡

风言风语

谁在流浪?

63/ 青色天堂鸟

文凭

68/ 书 宏

红花

72/goblin#

吃泡面的男人

77/ 西蜀刀客

戴眼镜的女孩没人爱

80/ 李于兰



原 创
让思维通电

凭心而论

- 矮人优势 83/ 东方一夫
谁是婊子? 86/ 楚 红
病态美学 91/ fat
贪婪的代价 94/ manxixu

灵犀一点

- “陌生”的人 97/ 墨雨·墨语
聪明的代价 100/ 时 分
幸福的疼痛 105/ 菊开那夜

青青校园

- 绿叶也浪漫 107/ 我是小米
一台随身听 113/ 可酷可乐

童话光盘

- 新宝瓶记 116/ 何 从
丑小鸭叫板 121/ flying_max

另类丑陋

- 非常警情 124/ 萧 文
老王醉酒 127/ pozhenzi

丝路话语

- 疏影 16/ 萧 飞
春夜怀旧歌 24/ 杜小牧
江城子·暮春 39/ 疏狂一醉
遥远的村庄 49/ 张天宁
捣练子 57/ 漠 漠
风入松 62/ 漠 漠
喜春 67/ 聆雅山房
秋闲 71/ 箱 子
西江月 76/ jili
五律·杨花 79/ 杜小牧
无法说出的语言 112/ 风 儿
时过境迁 120/ Qy
长江 126/ 黎 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榕树下. 4/ “榕树下”网站编.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网络原创作品丛书)

ISBN 7-80646-330-5

I. 榕... II. 榕... III. 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

第21066号



情

激让文字动起来



上海 钟慧

网络青春

编者按：也许是因为偶然，或许是因为天命，一个曾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一夜成名，获得了“中国第二届网络小姐大赛”的亚军。尽管，对这次比赛的冠亚军的评比众说纷纭，语焉不详，但无论如何，这次经历对钟慧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那么，钟慧的成功对那些梦想成为网络小姐的少女们有什么启迪呢？

还是钟慧说得好：“网络只是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天地的门。”你说呢？

4

在生活中快乐地生活，在网络上尽情地飞翔——这就是我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女孩，一个刚刚圆了记者梦的女孩的生活准则。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998年初刚触网时，并没有意识到，网络会给我带来什么。事实上，没过多久，网络便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天地的门，只是自己万万没有想到。

那是2000年11月底。一天我在网上查资料时，无意间看到了“第二届网络小姐大赛”的广告，觉得新鲜好奇，就随手在线填了一份报名表，上传了两张照片，甚至都忘了看报名的截止时间。

12月初，经过了初赛现场一小时答题，复赛网上随机抽





取题目知识测试，再加上网上投票，我以综合成绩第四的排名进入了上海赛区的决赛。2001年1月6日，在上海青年活动中心，经过十道知识题问答，一分钟个人演讲，评委现场提问三关，我顺利地夺得了两个奖——上海网络小姐冠军和最机智小姐奖。

北京的决赛是在2001年2月25日。我匆匆赶到北京，就忙着参加组委会安排的记者见面会、参观、赛前培训排练等一系列活动。一天晚上，我偷偷跑出去与“泡网小站”的北京网友聚会。十多个人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海阔天空地乱侃。我一直没有透露我的真实姓名、职业等。不料一位姐姐把我拉到一边：“我在网上看到你的照片了，你是来参加比赛的，是不是？”我只得老实承认，并叫她不要声张。

决赛当晚，有六位网友在现场为我加油，有北京的，有来北京出差的上海网友，还有一个专门从上海飞过来助阵的铁杆。一位初次见面的姐姐一直跟在我的身边，帮我拿包拿衣服拿药（当时因为水土不服加上劳累，我发着低烧，又流鼻血）。五轮淘汰赛，我一轮一轮地闯，起初成绩并不出色，越到后来越放松，发挥得越好，优势也逐渐显露。

2月26日凌晨，中国网络小姐大赛决赛已完成了所有的答题，大伙儿都在等待宣布冠亚军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当然最关心的是五轮角逐之后的两位幸运者——我和北京高校的网姐





蒋静。我看得很清楚，心里自然也明白网姐们一个个都在用眼神，用语言，用手势，鼓励着我：“你真棒！你是最好的！”

然而，结果是我仅以0.7分之差与桂冠失之交臂。领完优秀奖下场的网姐们一听这个结果，纷纷把手中的鲜花扔在了后场的地上。嘉宾开始给冠军颁奖了，工作人员焦急地说：“请大家把花拿起来，站到台上去，我们有一个集体亮相。快！快呀！”她反复说了几遍却没有一个人走上前去。她们互相用目光交流着，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们不上去！”

这时主持人报出了我的名字：请亚军上场领奖。我深呼吸了一下，压下心中纷乱的情绪，以尽量轻快的步伐走到了台中央。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姐妹们紧跟在我身后走上了舞台。我鞠了一个躬，看见台下前几排的媒体记者也纷纷向我挥手致意。

我刚从嘉宾手中接过鲜花和亚军的奖牌，忽然，不知是哪一位网姐把自己的鲜花放到了我的怀中。像是迅速蔓延的火焰点燃了大家的激情，姐妹们手中的花束不断地涌进我的怀中。她们搂着我，拥着我，簇着我。忽然，一位网姐大声说：“我们要把所有的鲜花送给钟慧，她才是我们心目中的冠军！”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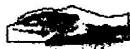
我要过了主持人的话筒，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对结果并不很在乎。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这些优秀的网姐！”是的，我不可能面对大家如此的真情而无动于衷。我转身向身后的网姐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向两位主持人鞠了一躬。在向台下和记者鞠第三个躬时，我已经抱不动怀里的鲜花了，它们纷纷落到了台上，连同我的奖牌被埋在花丛底下。当我直起身子时，后排的网姐们涌上来又把花塞给我，一转眼我



又是满怀的鲜花了。我感觉到有人为我擦了眼泪：“别哭，你是好样的！”

回到后台，众多媒体记者追踪而至，面对着镜头，我和所有支持我的网姐旁若无人地抱头大哭。她们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她们深深地拥抱着我，她们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她们静静地流着眼泪。我对所有的记者说：“我流泪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感动。她们太可爱了。我真诚地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撑我的人。”

之后，我从网友聚会的小饭馆赶回宾馆。这些网友都是和我初次碰面，他们为我开了一大瓶香槟。当香槟泡沫带着芬芳欢快地冲出瓶口时，我再一次被感动了。陪着我回宾馆取行李的也是一位网友。我上TAXI时，宾馆的一位侍应生一边帮我拿行李，一边说：“你是那位亚军吧，你真的很出





色，我们都认为你是最好的！”我微笑着和他握了握手，连连说：“谢谢！谢谢！”

比赛结束了，我仍像从前一样，依然喜欢一盏台灯，一杯咖啡，一屋子音乐，一本书的夜晚。

和大多数的女孩子一样，我

也喜欢逛美丽的时装店和可爱的玩具店，喜欢诱人的冰淇淋和巧克力。朋友聚会时常去卡拉OK，一群人热热闹闹地抢话筒，很开心。体力充沛时则去打羽毛球、溜冰（可惜水平一直不见提高）。有网友从远方来，也一定会去茶坊或者咖啡座或者小酒吧，好好地聊聊天。

中学时代我曾当过电台节目主持人，因此使我对声音的表现力格外敏感。特别是夜深时听电影录音剪辑，在黑暗中感受声音的魅力，尽情地放飞想象……

我一直都认为网络是个很有用的工具，所以，在复旦写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传统媒体报纸与新兴媒体网络之争》。现在，我是《文汇报》经济部的记者，面对全新的工作，从何处下手？我想到的还是网络。搜索了有关行业的背景资料，从基本概况到法律法规到管理机构和近期的动向，一搜索就成。心里有了底，再去采访，说话就比较有的放矢，底气





也足了。

刚毕业时，我住处没有着落，暂住在小师妹的宿舍里。租一间小屋落脚迫在眉睫。可我第一个想到的方法就是上网。搜索网站，翻阅网上的资料，层层筛选，E-MAIL和电话双管齐下，一周之内，果然顺利地找到了房子，还省下了中介费。过了段时间，我又上网买了台二手洗衣机，心想这下可以偷懒了。工作之余，我觉得应该多学点东西，就去网上书店购买了制作网页的书，边学边做，乐趣无穷。上网已经成了我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网上阅读原创文学，在聊天室里和远隔千里的朋友交流，在BBS上发发帖子，更新补充自己的个人主页，管理维护我做斑竹的论坛，给我的网上个人专栏增添些新内容，下载有用有趣的软件，收发E-MAIL，上了网的我往往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网友则是网络带给我的最大收获。这些网友虽然很多并未谋面却性情相投，也许我们不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之类的细节，却能够推断遇到某件事情，对方会怎么想怎么做。见面的时候常常没有陌生的感觉，宛如老友重逢，非常亲切。每到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自然地想到和这里的网友联系。网友的聚会，也成了我周末活动的重要内容。

我酷爱旅游，曾经去过北京、西安、广州、武汉、泰山、华山、庐山、普陀山、苏州、杭州、扬州……大学时代的每个假期我都在旅途中。我喜欢用镜头记录打动我的瞬间，也爱四处寻觅有特色的小吃，当然也不忘随手写点东西。曾有一段时间我是一个旅游网站的兼职作者，把游记和照片都搬上了网络。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带着我的笔（手提电脑当然更好）和我的相机（数码相机更妙）环游世界。





我想帶你去看桃花



南方的山城总是阴晴多变，好久以前的那个日子也刮着这样的风，只是没有今天这样的雨。

那时，我刚穿上军装，是个从新兵连下到机关的小女兵。碰上不用在话务班值班的日

子，我总能嬉皮笑脸地在班长那儿请到假。然后背上心爱的画板，骑上股长“叮哐”乱响的脚踏车，跑到山里去画速写。

那是五年前的一天，天有些儿冷，脚下的青石板好像不断地在沁出水珠。我推着没气了的脚踏车跑到小巷里打气。四周都是些吊脚楼，七零八落挂着的孩子的开裆裤和晒干了的萝卜条夹杂在几间平房中。

骑上车拐了个弯，前面堵着许多看热闹的人。

我吃力地在人群中推着脚踏车，快要“突围”出来时，我扭头往人群深处看了一眼。只见一把磨得发亮的木质拐杖，





还有一双清澈的眸子，那是个孩子的眼睛。他张大嘴巴看着我，一副吃惊的样子。我明白小孩子看见解放军叔叔、阿姨时都会是这样的。我善意地笑了，却挪不开脚步。我已经看见他手中攥着的沾满颜料的画笔。

“这伢子真是可惜……”

“就是，你看看他的画多漂亮，怎么就断了腿呢？”

“要是我的孩子有这么一半聪明就好了……”

“哎……”

我挤进人堆，站在这个大约只有七岁孩子的身边，被深深地震撼了。一块简易的画板上贴着一张质地很差的白纸，纸上有斑斓的色彩。那是春天——粉色的桃花，绿色的草地和湛蓝的天空。风吹来的时候，孩子左边的裤脚管轻轻地飘动着，我的心一阵抽紧。

久了，乏味的人群散去了。我想，这恐怕就是他们今天晚上茶余饭后议论的家常和给孩子唠叨的话题了。

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陪着他画完了《春天》，自然也就被他的母亲请到了家里小坐。

我端详着眼前的这位中年妇女。她有很深的皱纹，头发也花白了，穿着蓝色蜡染的外套。我猜她该有四五十岁了吧。她静静地不说话，倒是这个叫张健的小男孩一直叽里呱啦地叫唤个不停，还爬到我的身上，揪着我新发的军衔问个不停：“阿姨，你是当兵的？”

“我当然是当兵的。”

“阿姨，你为什么只有一条杠杠？”

“呵呵……”

“阿姨，你的头发好短呀……”

“我以前的头发好长的……”

“阿姨，你认不认识我爸爸……”





“我怎么会认识你爸爸呀？”

“可是……可是我爸爸也是当兵的……”

“哦——”

我最怕人说我是个小兵，最怕别人问我头发怎么这么短。可是现在我好像再怎么拼命解释也不能让他相信我其实有很长的头发而且很可能是个老兵。

坐到该归队的时候，我起身告辞了。回到宿舍，难免给大家讲了小健的故事和他的《春天》。

后来，我常去他家，还动员了另外两个女兵也去，小巷深处的人家几乎成了我们的据点。虽然我依稀记得小健的爸爸也是个当兵的，可每次去他家询问，就被他妈的一桌子好菜给收拾了。时间久了总觉得不好意思，也就时常给小健买些乱七八糟的玩具和零食。小健每次都缠着我，让我教他画画。他虽然少了一条腿，可身手很灵活，也够难对付的。他的拐杖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儿了，因为我们三个小女兵的背成了他非爬不可的地方。日子过得飞快，我们也快被张妈妈的好饭菜养得肥头大耳了。小健的画技突飞猛进，还跟着我学会了唱《咱当兵的人》、《打靶归来》。我经常都忘了小健只有一条腿，因为我们常常玩疯了。

那天，半夜十一点多了。本来应该在总机值班的小杨披头散发地出现在我的床前，对着我一阵猛摇，我想尖叫骂娘，可她一句话把我堵住了。

“快，快，快！小健高烧得快不行了。张妈妈让我们帮忙去……”

这是我第一次违反部队的规章制度。

我是被小杨从围墙里面托出去的，连滚带爬赶到小巷深处的时候，张妈妈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到医院时，医生却因我们钱不够而不让小健住院。





我从来都没有看见张妈妈这么泼辣地和人吵架，平日里她的娴静都让我觉得她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母性已让她失去了理智，最后还是我把士兵证押在了门诊部，才让小健住进了医院。

张妈妈停止了哭泣，终于对我说起了她的家事。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小健他爸要是还在，也就不会这样了。哎……难为了这孩子受苦。”

.....

“我认识他爸时，才二十几岁。我在乡下教书，他已经当了好多年的兵，但不是你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是些什么，只见他肩上的两颗星星特别地亮。那时，我们只能靠隔三差五的信件恋爱。每次回来他都拼命抢活干，村里的人都说我好福气。他说部队工作忙，没时间办婚事，我就说我等，结果一等就等了六年。每次张罗着要结婚，每次他都碰上部队有任务。我横下心来，跑到部队上去，要跟他说不清楚，结果去后一看，我傻了。你知道吗？那个地方是人住的吗？光车就转了三次，还要走上四个多小时的山路，除了几个当兵的连老百姓都没有。我一去就哭了。他每天要在山里放炮，那是多危险的事情，是会没命的呀！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他们个个晒得黑黑的，衣服上简直可以晒出几斤盐巴来。我去的时候，他们站成两排冲我拍巴掌，响得不得了。那天晚上，指导员主婚，我们就在大山沟里结了婚……”

我看见张妈妈的脸上有红光，眼睛里却还含着泪，自顾自地说着：“在部队上，我把战士们的衣服都洗了一遍。他们就把在山上找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拿到我的房里，个个都傻傻地对着我笑，嫂子长、嫂子短地叫着。我问他战士们怎么都这么看我？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有些战士都已经四





五年没见过长头发的了……”

“学校开学了，我惦记着自己的学生，回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有了小健了。他翻了几个山头打电话到学校，恨不得三个多月的小健就冲他叫爸爸……呵呵，他就那个傻样子。”

“我生小健的时候，他说有任务，连个信都没有。小健都五个月了，才看见自己的爸爸。回家时，他带着一麻袋的玩具，都是战士给小健做的，什么草编的蚱蜢呀，什么木手枪呀，连藤做的摇篮都有。我抱着他哭了一夜，他抱着小健啃了一夜，十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小健眼睛转呀转地，好像知道爸爸要走了，赖在地上直哭。我送他上路，送了又送，可是没想到，他从此就回不来了……”

“后来，我每天都收到他的信，说什么一切都好。就这样又过了半年，我越想越不对，就抱着孩子去找他。可是……”

“原来，信都是战士们代他写的。我去的时候，指导员哭着向我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半年前，我们家老张在排哑炮时被炸死了……说完他就和战士们一起哭。可怜我们小健都记不住他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原来这么久以来，他往家里寄的钱全是由战士们凑的。我把他生前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战士们说要把他以前的帽子留下，说那上面有他的魂……”

“那，后来呢？”我问了一句，马上就后悔了。

张妈妈催我回去。回到宿舍我大哭了一场，另外两个女兵听我说了，也大哭，女兵宿舍哭成了一片。

后来，我们开始凑钱。我们每个月四十多元的津贴还不够给医院塞牙缝，于是就往家打电话，编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要钱。等到我们凑齐一千多块钱时，小健已经出院了，可张妈妈耳朵上的金坠子却不见了。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在小健的面前说自己是老兵了，而且很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尤其是小健的腿。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问。我们开始省下零用钱给小健买书，买画具。

转眼到了秋天。我们三个轮流背着小健去野外写生，让他识花，看房子，观车。他总固执地说：“姐姐，我要看桃花，我现在就要看桃花。”

“你笨死了！现在怎么有桃花？春天来的时候，我带你去好不好？”

“那，勾指头，你答应了的，不许反悔！”

我暗自盘算，只要他的体重不再增加，我是能够背得动他的。

春天很快就来了，我开始着手考军校。我也想象小健的爸爸一样，肩上有两颗亮亮的星星，渴望着军旅生涯的辉煌和壮烈。

我去小巷的时间少了。小巷深处的人家不知可好？另外的两个战友也先后调走了。她们临走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指天划地对小健说，一定会在退伍那年的春天背着他去看桃花的。

我终于考上了军校，走的那天，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扛着亮亮的星星回来看张妈妈和小健。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们三个女兵相约去看小健。她们穿的都是便装，我肩上扛着的是亮亮的星。我们急急向小巷深处走去。青石板还是那样光溜溜的，高跟鞋踩在上面的响声让人心里发慌。空气里多余的水分沾在睫毛上，潮乎乎的，很难受。天空中还飘着断断续续的雨丝。

在熟悉的门前，我们站住了。

“张妈妈……”

“张妈妈，快开门……”

隔壁的门打开了。

